

靈樞經卷之四

錢塘張志聰隱庵集註

吳嗣昌懋先

同學

合叅

姚宗士因

門人王庭桂芳侯校正

口問第二十八

黃帝閒居。辟左右而問於岐伯曰。余已聞九鍼之經。
論陰陽逆順。六經已畢。願得口問。岐伯避席再拜曰。
善乎哉問也。此先師之所口傳也。黃帝曰。願聞口傳。

岐伯答曰。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於風雨寒暑。陰陽喜怒。飲食居處。大驚卒恐。則血氣分離。陰陽破散。經絡厥絕。脈道不通。陰陽相逆。衛氣稽留。經脈虛空。血氣不次。乃失其常。論不在經者。請道其方。

九鍼之經。謂上古之鍼經。帝欲於經傳之外。而有口傳心受者。陰陽六經之外。有別走其道者。外因內因之外。有奇邪之爲病者。故設此問。辟左右者。此上帝之所貴。非其人勿傳也。伯言百病之生。不出外內二因。外因者。因于風雨寒暑。內因者。因于

喜怒驚恐飲食居處皆傷榮衛血氣陰陽經脈若不在經者請言其所在之病

黃帝曰人之欠者何氣使然岐伯答曰衛氣晝日行於陽夜半則行於陰陰者主夜夜者臥陽者主上陰者主下故陰氣積於下陽氣未盡陽引而上陰引而

下陰陽相引故數欠陽氣盡陰氣盛則目瞑陰氣盡而陽氣盛則寤矣寫足少陰補足太陽

數叶朔欠江左謂之呵欠

此論陰陽之氣上下出入陽者天氣也主外主上陰者地氣也主內主下然又有升降出入之機而

欠者大呼吸也

衛氣從少陰而入從太陽而出

人亦應之。人之衛氣日行於陽。夜行於陰。行於陰則陽氣在內。陰氣在外。陽氣在下。陰氣在上。夜半一陽初升。至天明衛行於陽而寤。然在下之陽氣未盡行於上。陽欲引而上。陰欲引而下。陰陽相引。故數欠。此陰陽之上下也。日暮在外之陽氣將盡。而陰氣漸盛。則目瞑而卧。平旦在外之陰氣將盡。而陽氣漸盛。則寤矣。此陰陽之外內也。當補足太陽以助陽。引而上。寫足少陰以引陰氣而下。少陰太陽標本相合。爲陰陽之主宰。

黃帝曰。人之噦者。何氣使然。岐伯曰。穀入於胃。胃氣上注於肺。今有故寒氣與新穀氣。俱還入於胃。新故相亂。真邪相攻。氣并相逆。復出於胃。故爲噦。補手太陰。寫足少陰。

此言人之所受穀氣。由胃侮之布散於天下者也。胃爲水穀之海。肺屬天而外主皮毛。穀入於胃。乃傳之肺。肺朝百脈。輸精於皮毛。毛脈合精。行氣於府。五藏六府。皆以受氣。是入胃之水穀。藉肺氣轉輸於皮毛。行於藏府。如肺有故寒氣。而不能輸布。

寒氣與新穀氣俱還入於胃。新故相亂。眞邪相攻。氣并相逆於胃。而胃府不受。復出於胃。故呃逆也。夫腎者。至陰也。至陰者。盛水也。肺者。太陰也。少陰者。冬脈也。故其本在腎。其末在肺。皆積水也。是在下之寒水。上通於天者也。故當補手太陰。以助天之陽氣。寫足少陰。以下肺之寒邪。肺之寒者。乃腎水之寒氣也。此篇論人身之應天地陰陽。奇邪之走空竅。非外因之形寒。亦非飲冷之寒氣也。○姚士因曰。按金匱玉函云。噦逆者。橘皮竹茹湯主之。

蓋橘之色黃臭香味甘而辛。乃中土之品也。辛兼走肺。皮性走皮。是助胃氣走肺而外出於皮毛者也。竹性寒而凌冬不凋。得冬令寒水之氣。用茹者助水氣之運行於膚表。不凝聚於肺中。配人參甘草生薑大棗。以助中土之氣。先聖立方之法。咸從經義得之。學者引而伸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黃帝曰。人之晞者。何氣使然。岐伯曰。此陰氣盛而陽氣虛。陰氣疾而陽氣徐。陰氣盛而陽氣絕。故爲晞。補足太陽。寫足少陰。

此論陰陽之不相和也。太陽少陰，乃水火陰陽之本。雌雄相合，標本互交。若陰氣盛而陽氣虛，則陰氣疾而陽氣徐矣。陰氣疾而陽氣徐，則陰氣不能相將，而陰與陽絕矣。故當補足太陽之陽，寫足少陰之陰，以和其陰陽焉。唏者，歔歔悲咽也。蓋陽氣盛則多喜笑，陰氣盛則多悲哀。

黃帝曰：人之振寒者，何氣使然？岐伯曰：寒氣客於皮膚，陰氣盛，陽氣虛，故爲振寒寒慄，補諸陽。

此言陽氣之在外也。諸陽之氣，主於肌表，故寒氣

客於皮膚。藉陽氣以化熱。若陰氣盛而陽氣虛。則
爲振寒戰慄。當補諸陽。諸陽者。三陽也。○吳懋先
曰。寒氣卽太陽寒水之氣。故當補諸陽。
黃帝曰。人之噫者。何氣使然。岐伯曰。寒氣客於胃。厥
逆從下上散。復出於胃。故爲噫。補足太陰陽明。一曰
補眉本也。

此言土位中央。而氣出於上下也。寒氣客於胃。厥
逆之氣。上走心爲噫。得後氣則快然如衰。是厥氣
出於胃。從脾氣而上下散。故當補足太陰陽明。以

助其分散焉。眉本乃足太陽之經。寒氣客於胃者。乃太陽寒水之氣也。一曰補太陽之陽氣於上。而客中之寒氣可散矣。○姚士因曰。腎爲水藏。太陽之上。寒氣主之。噦者。寒氣在於肺。噫者。寒氣在胃中。一寫少陰之寒。一補太陽之陽。補寫雖別。其義則同。

黃帝曰。人之嚏者。何氣使然。岐伯曰。陽氣和利。滿於心。出於鼻。故爲嚏。補足太陽榮眉本。一曰眉上也。

此言太陽之氣與心氣之相和也。太陽之上。寒水

主之少陰之上。君火主之。陰陽互交。標本相合。故心爲陽中之太陽。太陽與心氣之相合也。是以陽氣和利。則上滿于心。出於鼻而爲嚏。鼻乃肺之竅。肺乃心之蓋也。太陽之氣生於膀胱。膀胱乃津液之府。陽氣和利。上滿於心。則陽氣盛矣。故當取足太陽之榮於眉本。使津液上資。則陰陽相平矣。夫太陽之氣主於膚表。一曰補眉上以取太陽之氣。使氣行於外。則不滿於心矣。

黃帝曰。人之譚者。何氣使然。岐伯曰。胃不實。則諸脈

古樂府云髻

半彈

陰痿而欲其
強故曰用力

虛。諸脈虛則筋脈懈惰。筋脈懈惰則行陰用力。氣不能復。故爲彈。因其所在補分肉間。彈音朶

此言筋脈皆本於胃府之所生也。彈者垂首斜傾懈惰之態。筋脈皆本於水穀之所資養。故胃不實則諸脈虛。諸脈虛則筋脈懈惰。蓋經脈者所以濡筋骨而利關節者也。夫陽明主潤宗筋。陽明虛則宗筋縱。是以筋脈懈惰則陽明之氣行於宗筋而用力於陰器矣。行陰用力則陽明之氣不能復養於筋脈。故爲彈。因其所在行陰。故補分肉間以取

陽明之氣外出

宗脈者百脈
一宗

黃帝曰。人之哀而泣涕出者。何氣使然。岐伯曰。心者。五藏六府之主也。目者。宗脈之所聚也。上液之道也。口鼻者。氣之門戶也。故悲哀愁憂則心動。心動則五藏六府皆搖。搖則宗脈感。宗脈感則液道開。液道開故泣涕出焉。液者。所以灌精。需空竅者也。故上液之道開則泣。泣不止則液竭。液竭則精不灌。精不灌則目無所見矣。故命曰奪精。補天柱經挾頸。此言五藏之液。內濡百脈。胸臑之津。外濡空竅。夫

傷寒論曰津液當還入胃中

水穀入胃。津液各走其道。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鹹先入腎。五藏主藏水穀之津者也。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復還入胃中。以資藏府。是藏府膀胱之津。交相資益者也。是故泣不止。則液竭。液竭則精不灌。蓋液者。又所以灌精。濡空竅者也。宗脈者。上液之道也。液道開而泣不止。則液竭。而濡空竅之精。不能灌於目。而目不明矣。故命曰奪精。謂奪其外濡空竅之精也。當補膀胱經之天柱於挾頸間。以資津液上灌。蓋液隨氣

行者也。夫口鼻耳目皆爲空竅。故曰口鼻者氣之門戶也。謂津液隨氣而上濡空竅。故精不灌則目不明。

黃帝曰。人之太息者何氣使然。岐伯曰。憂思則心系急。心系急則氣道約。約則不利。故太息以伸出之。補手少陰心主。足少陽留之也。

此言上焦之宗氣與下焦之生氣相通而行呼吸者也。夫宗氣積於胸中。出於喉嚨。以貫心脈而行呼吸。憂思則心系急。心系急則氣道斂約。約則不

利故太息以伸出之。當補手少陰心主。足少陽留之。留之者。候氣之至也。蓋腎爲生氣之原。少陽屬腎。乃腎中所生之初陽。上通於心主。包絡故補手少陰心主。以通上焦之氣。補足少陽留之。以候下焦之生氣。以上交。○王芳侯曰。本經凡曰手少陰心主。乃包絡之經。以相而代行君令者也。凡曰足少陽。乃兼手少陽而言。蓋六府皆出於足之三陽。上合於手者也。

黃帝曰。人之涎下者。何氣使然。岐伯曰。飲食者。皆入

於胃。胃中有熱則蟲動。蟲動則胃緩。胃緩則廉泉開。故涎下。補足少陰。

此言足少陰之氣上與陽明相合而主化水穀者也。蟲者陰類也。陰類動則腎氣不交於陽明而胃氣緩矣。氣不上交則水邪反從任脈而上出於廉泉。故涎下。當補足少陰以助下焦之生氣上升而水邪自下矣。○姚士因曰。少陰陽明戊癸相合而後能化水穀之精微。故曰飲食者皆入於胃。謂不合則胃緩。緩則不能化飲食矣。不合則熱。熱則蟲